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何典
第四回 假燒香賠錢養漢 左嫁人坐產招夫

詞曰：淚如泉，怨皇天。偏生揀著好姻緣，強教半路捐。花未薦，貌尚妍。活人怎肯伴長眠？紅絲別處牽。

右調《雙紅豆》

話說雌鬼自從嫁了活鬼，一對好夫妻，同起同眠的過了半生半世，真是鄉下夫妻一步弗離的。後來生了活死人，愈加夫全子足，快活不了。誰知樂極生悲，把個頂天立地的大男兒家，跳起來就死了。初時還有些和尚道士在家中鬧弗清楚，倒也不甚覺著。及至斷了七，出過棺材，諸事停當，弄得家裡冰清水冷。

那個鬼國，自從主人死過，沒了管頭，吃飽了宕空筍筍裡飯，日日在外閒遊浪蕩，雌鬼也管他不下。一個搭腳阿媽，只曉得燒茶煮飯，踏殺灶堂泥，連大前頭都不到的。一個委尿丫頭，抱了活死人終日趕鄉鄰白相，弗到夜也弗肯歸槽。雌鬼住在家中，弄得走了前頭沒了後面。叫呼弗答應的，愈覺冷靜。倒還虧六事鬼三日兩頭走過來照應照應。

一日，雌鬼正在家中扯些棉絮，要想翻條脫殼被頭。忽然磅磅裡肉骨肉髓的癢起來，好像蛆蟲螞蟻在上面爬的一般。心裡著急，連忙脫開褲子，看時，只見一群叮屎蟲，認真在屎片沿上翻斤斗。忙用手去捉時，被他一口叮住，痛得渾身都肉麻起來。只得放了手，一眼弗閃的看他。

三不知六事鬼走來，看見雌鬼繃開兩隻軟腿，只管低著頭看，心中疑惑，輕輕走到跟前一看，不覺失驚道：「怎的活大嫂也生起這件東西來？」雌鬼吃了一驚，急忙束好褲子，說道：「你幾時到來？偷看我是何道理？」六事鬼道：「這個蟲是老屎裡疥蟲考的，其惡無比。身上有了他，將來還要生虱疥瘡，直等爛見骨還不肯好。當時我們的鬼外婆，也為生了此物，爛斷了皮包骨，幾乎死了。直等弄著卵毛裡跳虱放上，把蟲齧乾淨了，方能漸漸好起來的。」雌鬼忙問道：「你身上可有這跳虱麼？」六事鬼道：「在家人那裡來？這須是和尚卵毛裡纔有兩個。」正話得頭來，只聽得隔壁喊應六事鬼，說有個野鬼尋他。六事鬼慌忙跑歸。

這裡雌鬼癢一陣，痛一陣，弄得無法擺張。肚裡千思百量，忽然想起活鬼生病時，曾在鬼廟裡請過香頭，何不借著還願做個因頭，到廟裡去與那怕屎和尚相商，諒必有畫策的。算計已定，重新梳光了直擄頭，換了一身茄花色素服，家裡有用存的香燭拿了一副，叮囑搭腳阿媽看好屋裡，開了後門出去。

那雌鬼原有幾分姿色，戴著孝，更覺俏麗。正是若要俏，須戴三分風流孝。雖然年紀大些，還是個半老佳人。

一路行來，到得鬼廟前，只見兩扇廟門關緊；把手去推時，原來是關門弗落門的，一推就開。走進裡面，依舊把門關好。那和尚聽得門響，走出來看時，見是雌鬼，連忙接進裡面，替他點上香燭。雌鬼拜了幾拜，應過故事，起來各處遊玩。走到和尚房裡，只見朝外鋪張嵌牙牀，掛頂打抱不打皮帳，牀前靠壁，擺一張天然幾；一頭一盆跌榔香櫟，一頭穩瓶裡養一枝鼻涕花；中間掛一幅步步起花頭的小單條，旁邊擺著幾條背板凳；牀下安個倒急尿瓶；鋪設得甚是齊整。心裡想道：人說三世修來難得搭和尚眠，原來和尚的靜房是這般精致的。坐在凳上東張西望，再見和尚托著一碗囊兒湯，送到面前。雌鬼是吃慣的，接來呷了幾口，放在桌上，熬不住便道：「我無事不登三寶殿，要問你：可有一件東西麼？」和尚道：「施主要什麼，小僧若有，自當奉上。」雌鬼一時間出了口，回味思量，又覺開口告人難；欲要不言，卻又話不說不明，弄得千難萬難，紅著鬼臉，不言不語。

那和尚是色中餓鬼，早已心裡明白，便笑嘻嘻挨近身來道：「到底要什麼？卻這般又吞又吐的。」雌鬼只得老著面皮說道：「你身上可有虱的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小僧身上餓皮虱，角虱，卵毛裡跳虱，一應俱全；不知要那一種？」雌鬼道：「有了這許多，難道虱多弗癢的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小和尚硬如鐵，是虱叮弗動的，那裡會癢。」雌鬼道：「實不相瞞：因生了叮屎蟲，聞得要卵毛裡跳虱醫得，所以來與你相商。」和尚道：「這個其容且易。施主且脫開來，待小僧放上便了。」雌鬼只得脫開褲子，露出屎片沿上兩個笑靨來。那和尚平素日間還要無屎乾卵硬，何況親眼看見，便也脫開褲子，說道：「省得搜鬚捉虱，等他自己爬上去罷。」一頭說，一頭便將身湊上。那跳虱聞著腥氣，都跳上屎片來。真是一物治一物，那叮屎蟲見了，便嚇得走投無路，盡望屎裡鑽了進去，鑽不及的，都被齧殺。雌鬼道：「這被他逃去的，畔（原注：畔，匿也。）在裡頭，鑽筋透骨的作起怪來，便怎麼處？」和尚道：「不防，待我打發徒弟進去，連未考的疥蟲替你一齊觸殺便了。」雌鬼沒奈何，只得由他扳屎弄尿孔的觸了一陣，方纔歇手。

大家束縛好褲子，雌鬼便欲起身。和尚攔住說道：「小僧替施主醫好了大毛病，怎麼相謝都弗送就想回去？和尚吃口方，施主倒吃起廿四方來了！」雌鬼道：「今日沒有身邊錢，改日謝你便了。」和尚道：「現鍾弗打倒去煉銅！又不是正明交易，倒是現開割的好。正叫做除三千弗如現八百。」雌鬼道：「真正若要欺心人，吃素隊裡尋。不要說我是老施主，就是個面熟舊生人，像方纔這等適心適意的被你鬼開心，難道肯替你白弄卵的麼？我倒肚裡存見，譬如割屎齋僧，弗做聲弗做氣罷了；你倒拔出卵袋便無情起來！」和尚道：「方纔施主眼對眼，看小僧用盡平生之力，弄得熱氣換冷氣的，替你觸疥蟲，倒要一毛弗拔的掉我白水，也意得過麼？」雌鬼被他纏住，只得在荷包裡挖出一隻鐸頭錠來送與他。和尚雙手接了，忙陪笑臉道：「這是生意之道，不得不如此。後日裡間倘然用著小和尚時，決不計論的。」雌鬼也笑道：「今日出來燒香，倒變做買卵觸屎了，與賠錢養漢何異？真乃意想不到。」說罷，起身便走。和尚直送至山門口方纔進去。

雌鬼一路回來，到自家門首，已經日頭攔山。正要進門，只聽得活死人在後吱嘩百叫。回頭看時，見他手裡拿一把亂播芝麻糖，委尿丫頭抱著，從鄉鄰人家出來。雌鬼便立定腳頭等他。不防六事鬼家送出一個光頭小夥子來，正與雌鬼打個照面。雌鬼忙避入門中，那小夥子走過幾步，還三轉四回頭的只顧看他。雌鬼便抱了活死人，叫丫頭關上大門，走到裡面坐下，覺得滿身松爽，時須迷迷的好困起來。便收拾夜飯吃了，困到牀上，卻又翻來覆去的困弗著。正是引動春心，那無明火升起來，如何按捺得下？肚裡胡思亂想：又不便常到廟裡去；倘教和尚來家，又怕寡婦之門，被鄉鄰市舍話長說短。若另尋主客，也終非長久之計。倒不如嫁個晚老公，可以朝歡暮樂，靠老終身，倒覺名正言順。況這六事鬼又慣做兩腳居間，與他商量，也甚便當。

主意定了，巴到大天白亮。曉得六事鬼歡喜吃口老白酒的，便教鬼國去買端正幾樣下酒小菜，好待六事鬼來澆澆煤根，以便與他講心事。鬼國去不多時，買了些割碎肉，雌雞頭，夾肝，捉死蟹，一瓶酸酒，都拿到屋裡。雌鬼收拾齊整，等到吃飯過後，六事鬼果然到來。雌鬼喜之不甚，連忙撥凳弗及的請他坐下。

六事鬼坐著說了幾句閒話，雌鬼便去搬出酒吧來。六事鬼也不推辭，老老實實的篩來就吃。雌鬼坐在旁邊，將心事告訴了他。六事鬼道：「主意倒是不差。老話頭：臭寡婦不如香嫁人。但是人家花燭夫妻，還常常千揀萬揀揀著了頭珠瞎眼。若是晚轉身，越發不好揀精揀肥；只得依便就便，尋著個好性格，吃得溫暾耐得熱的精胖小夥子，已算造化了。」雌鬼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只是一樁：我卻不肯轉嫁出去，是要坐產招夫的。」

六事鬼道：「有卻有一頭，只不知你們前生前世緣法如何。昨日我在這裡時，家裡喊應，說有個野鬼尋我，原來是替活大哥在土地面前討情的那個劉打鬼。我送他出門時，你也在門口，親眼見過的。他也曉得我慣做媒人，特地來托我覓頭親事。他說不論年紀，窮富，細娘，堂客，只要生得標緻。我看你雖覺年紀大些，還面上吹彈得破，白裡泛出紅來，像活觀音一般。昨日他一頭走路，只管口步九回頭的看你，諒必配眼的。若再好不過肯做人舍布袋，豈不是有緣千里來相會？」雌鬼道：「聞說這劉打鬼是土地老爺的湯罐弟弟，自身顧弗周全，還做別人的老婆；我去做那老婆的老婆，豈不是小老婆了！」六事鬼道：「方纔說好性格的難得碰著。他既肯做這掙卵皮生意，自然生副搓得團攥捏得扁的糯米心腸。況兼這些偷寒送暖，迎奸賣俏，各式各樣許多方法，都學得熟滔滔在肚裡，不比嫁著個鄉下土老兒，只曉得一條蠻秤口八兩的。不要說別樣，就是這副標緻面孔，與他肉面對肉面的睡在一處，也覺風光搖曳，比眾不同。」

雌鬼被六事鬼一席話，說得肺葉丟丟掀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且去說看。倘然肯時，不煩他一草一木，也用不著六禮三端，揀個總好日子到來做親便了。」六事鬼道：「說便去說，只不知令弟主意如何？」雌鬼道：「這個不必費心。老話頭：頭嫁由親，二嫁由身。我既定了老主意，他也不能擋我。」六事鬼吃完酒，謝別起身。

轉背不多時，恰好形容鬼到來。說了些家長裡短，雌鬼便將要嫁劉打鬼的話告訴他。形容鬼道：「你是個好人家，國大細。家裡又弗愁吃，弗愁著，如何想起這條硬肚腸來？即使要再嫁，也該揀個梁上君子，怎麼想嫁那劉莽賊？他是個小風臀，千人騎，萬人壓的，有甚好處？老話頭：嫁雞屬雞，嫁狗屬狗，嫁著張大卵死活熬一卵。雖然晚嫁人，若嫁老公弗著起來，也是一世之事，將來弗要懊惱嫌遲。」雌鬼道：「世間掉老婆左嫁人的也太多甚廣，那裡都揀著了梁上君子？這是我自己情願，不要你管閒賬。」形容鬼道：「我是正門正路說話，你不肯聽，也只得由你便了。正是狗要吃屎，沙糖換弗轉的。」說罷便起身，一直去了。

且說六事鬼出了活寡婦大門，一口氣跑到劉娘娘家去尋著劉打鬼，將活寡婦要嫁人，央他來做白媒人的話說了一遍。劉打鬼曉得活鬼是個財主，去做他替身，便是個現成的財主；正是吃他飯，著他衣，住他房子，觸他尿，再沒有再薦便宜的了，如何不肯？一諾無辭，就同六事鬼去揀了一個黃道好日。

六事鬼歸來，回音了雌鬼。雌鬼喜之不勝，預先將家中收拾齊整。到得好日，凡屬喜事喜人應用的事件，盡皆千端百正。自己穿了包拍大紅衫，打扮得一沓胭脂一沓粉的。守到一深黃昏，六事鬼領著劉打鬼跑上大門來。那些抱牌做親，坐牀沿，做花燭許多俗套，是大概曉得的，不必說他。雌鬼又教活死人拜了晚老子，諸事周遍，方纔收拾上牀。正是春宵一刻值千金，那些翻雲覆雨的勾當，果然被六事鬼料著，與活鬼大不相同。雌鬼心裡快活，自不必說。劉打鬼也是心滿意足，要想領娘來同住。那劉娘娘戀著餓殺鬼，不肯行程，也不好強他。夫妻兩個情投意合的過日子。

正是：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。不知他夫妻兩個，可能一竹竿到底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常聽人說，燒香望和（編按：「和」原作「知」，依據原注修改。）尚，一事兩勾當。每思燒香是為佛天面上望他救苦救難，自宜一念誠心。至於和尚，不過播光了頭毛，既不能多雙拳頭多張嘴，又未曾缺只鼻頭瞎只眼，一樣一個人身，著甚來由，要掉忙工夫去望他？原來他有虱多弗癢的本事，所以娘娘們都掉他不落。但雌鬼是有叮屎蟲為患，故此不得不望。豈大概燒香娘娘亦盡有是蟲作祟，要請和尚觸殺乎？然雌鬼一觸之後，恐怕鄉鄰市舍話長說短，隨即擺定老主意，嫁個晚老公，不肯學三孀孀人心弗定。可知凡屬男子漢大丈夫，盡都會觸，何眾女眷之執而不化，只想望和尚哉？